



## 正月点灯红

□涂一兵

我最心心念念的,还是此时能收到一盏父亲亲手自制的元宵灯。

平日里,父亲会提前收集一些玻璃瓶子,留着春节时用。正月里,他清闲下来就把这些瓶子拿出来,一个一个仔细检查,挑出质量最好的那个,接着再把瓶子放进锅里,用开水烫一烫。父亲还会拿一双筷子敲击瓶子的底部,借着开水的温度,把瓶底敲下来。之后用水冲掉玻璃碎渣,又用砂纸磨平瓶口的边沿,玻璃瓶子就变成一个“灯罩”。

父亲有点木工基础,他总是用刀削出两根和“灯罩”直径相等的木棍,将它们交叉叠放成“十”字状作为灯底,然后拿铁线把木棍稳稳地固定在瓶口处。紧接着,父亲取来两根铁线穿过木棍,做成“提线”,还要往木棍的交叉点钉上一根钉子,用于固定蜡烛。大概是觉得玻璃瓶不够喜庆,父亲会拿一张红色纸张糊在瓶身上,待蜡烛点燃,瓶子就能散发出橘红色的光芒。虽说做工有些粗糙,但每次收到这盏“父亲牌的小桔灯”,我都爱不释手。

过年,仪式感必不可少。热热闹闹又

红红火火的春节,怎能少了灯火的点缀呢?在我老家,有句俗语叫“正月点灯红”,意思是正月里挂上红灯笼,寓意新一年的日子能过得红红火火。所以,过去每到正月,我家总有几盏灯彻夜长明,父亲常说,这样才能让家的里里外外都亮堂。那时候,不仅屋里要点灯,就连猪圈也得挂上一盏照明灯。在我小时候,电气化还不普及,所谓点灯,其实大多是使用煤油灯或者蜡烛。对于习惯在黑暗中生活的我来说,那时正月的夜晚是一年当中最亮堂的,整个家也显得格外温馨。

以前过年,我还特别期待春节时村里举行的“添香”民俗活动。其中几天,村里经常放映电影或者上演高甲戏,父亲给我做的“小桔灯”也派上了大用场。每次有演出的晚上,我都是早早吃完晚饭,约上几个小伙伴,兜里揣着一盒火柴,一起提着灯笼,兴高采烈地赶去演出现场。在没有月亮的夜晚,我手里的那盏“小桔灯”就是最好的照明工具。很多年后有次外出旅游,我夜行在郊外,四周一片漆黑,当地导游特意点上几个“火笼”来照明。看着手中

的“火笼”,我不禁想起那盏陪伴自己度过正月时光的“父亲牌的小桔灯”。那一刻,走在黑漆漆的小道上,我不但不感到害怕,心情反而变得愉悦起来,仿佛又体验了一回儿时正月提着灯赶去看戏的快乐时光。

如今,元宵灯的款式五花八门,但父亲做的那些简易“小桔灯”,在我心中依旧是无可替代的,那些有小桔灯陪伴的童年时光,无论何时想起都令人感到温暖而亲切。一盏盏小灯笼承载着父亲对我的爱,在我成长的岁月里,给予我勇气和力量,每当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和无助时,“父亲牌的小桔灯”也会在我心中亮起,为我驱散阴霾,指引我前进的方向。

## 说说拜年

□李志宏

春节,俗称“过年”,是我国民间最隆重、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。而新春佳节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拜年。

拜年习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,那时的方式和现在相近,晚辈会带礼品到长辈家,叩头施礼,祝贺新年,再说几句祝福语。长辈接受礼品后,会给晚辈们发一些压岁钱。宋人周辉在《清波杂志》中曾写过:“宋元佑年间,新年贺节,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。”当中提到的“名刺”类似现在的贺年卡。当时士大夫们也习惯有用“名帖”互相拜年。到了明代,“拜年帖”拜年的方式开始进入市井生活,文征明写《拜年》时描述过:“不求见面惟通谒,名纸朝来满敝庐;我亦随人投数纸,世情嫌简不嫌虚。”直至清代,拜年又添了“团拜”这种形式,在清人艺兰主写的《侧帽余谭》中就有提及:“京师于岁首,例行团拜,以连年谊,以敦乡情。”

随着时代的发展,现在除了沿袭传

统的拜年方式外,人们还会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快递等新形式来进行拜年,传递祝福。但不变的是拜年的“顺序”,一般是从家里开始,晚辈向长者拜年,表达敬意,祝长辈长寿安康;长者则向晚辈分发红包,期望孩子们能平安成长。家里拜年后,左右邻居或亲朋好友则会相互登门拜年,此时只要有客人来串门,主人家定会奉上糖果、蜜饯,或沏一杯甜茶,让客人“甜一下”,寓意新年有一个甜蜜的开端。

在我的印象中,20世纪70年代的闽南地区,本地人都是选择登门拜年的。那时一到正月,大家就纷纷出门拜年,一般是喝杯茶、吃块糖,小坐片刻便离开,先来的客人还会主动把位置让给后到的客人。有时去拜年的地方偏远,往往走路来回就累得不行,但是人们还是乐此不疲。尤其是孩子们,能得到长辈们给的红包,更是高兴得不得了。到了20世纪90年

代,有了电话和手机,除了上门向长辈拜年,电话拜年也渐渐成为主流,那时不少人会事先商量,约定正月哪一天相聚再行团拜。

如今,随着电脑、微信等通信工具的出现,发图片和短信,或是通过视频聊天以及“云拜年”等方便的拜年方式,即使相隔遥远的距离,人们依旧能将新春祝福送到亲朋好友的心坎上。而身处他乡的游子们,若能收到亲朋的拜年祝福,往往也会对新的一年充满信心和期待。

无论拜年的方式如何变化,借此传递的祝福始终是饱含深情的,也能让收



到的人感到幸福与快乐。趁正月未过完,我想不如多与久未见面的亲朋相聚,以不同的拜年方式,为他们送上美好的祝愿。

## 菜市场里寻年味

□林清秀

今年,老友们忽然想找个古镇“守岁”,他们试图说服我,去那里过年能看到檐下的腊肠、窗上的剪纸、厅堂的版画,到处是新鲜的民俗,能感受别样的年味。我听了却不认同,心想何须舍近求远,最棒的年味在城中的菜市场就能寻得。

年终岁末的菜市场,在我眼里是极好逛的。每次一走进去,一股浓浓的烟火气便扑面而来。海鲜区总是人满为患,鱼虾活蹦乱跳,螃蟹左冲右撞,生蚝海螺一摞一摞,堆积成小山。年兜将至,海鲜一日一价,但有“年年有余”的好寓意,人们大多想也不想就掏了腰包。摊主们都忙得不可开交,一边给鱼开膛破肚,一边操着闽南话与顾客说笑,这些摊子仿佛富有吸引力

的磁场,总能引来一批又一批的顾客上门。

海鲜区隔壁是卖活禽的摊子。“咯咯”叫的鸡,“嘎嘎”叫的鸭,“呱呱”叫的鹅,“咕咕”叫的鸽……各种声音此起彼伏,好不热闹。“一地鸡毛”不是好词,然而此刻,一地禽毛却叫人憧憬过年的模样。不过我更喜欢驻足在猪肉摊前,此时人们卖肉的热情高涨,猪肉、猪肚一早都被买走,“猪下水”也成了肉摊的“新宠”。有滋有味的年,少不了灌肠,那一截肉质紧、色泽艳、味喷香的灌肠被切开,仅是尝一口,就让人感觉年的脚步近了。

青菜区犹如一个巨大的“调色盘”,各种蔬菜瓜果都是过年必备的食材。不仅如此,在闽南地区,“青菜”和“请财”的发音相似,人们买菜想图个好彩头,也会特地

挑一些青菜来备着。想起在我老家,即使整个年关都不买菜,也有吃不完的蔬菜。往往是东家种了萝卜生葱,西家种了花菜番茄,南家种的是小叶菜,北家菜地里,也能挑出不少菜市场里少见的青菜。正月里,厝边头尾常会互相赠送,既让家里的蔬菜种类变多,也让团圆餐桌多增一些寓意美好的佳肴。

快过年了,熟食区更是热闹非凡。当中被困得水泄不通的是年糕坊。就像北方过年餐桌上必有饺子,闽南人的年菜里更是少了年糕的。刚出锅的年糕散发着热气,白白糯糯,米香扑鼻,一口咬下,好似也尝到了年的味道,暖心又甜蜜。

过年不仅要有柴米油盐酱醋茶,还

得有鲜花来增色添彩。临近春节,我喜欢去菜市场里的那间鲜花坊逛逛。高高的盆栽,矮矮的松木,土培的、水养的、干插的、各种花卉应有尽有。今年我带走了几把金柳,它们嶙峋的枝条上坠着一颗一颗紫红球,毛茸茸的,氤氲着浓郁的年味。临走时我还被两盆腊梅吸引,鹅黄的花看着出挑得很。虽不是我喜爱的款,还是忍不住将它们买下,想着可以为家里的年味增添一些特别的味道。

熙来攘往的菜市场,叫卖声、砍价声、欢笑声,声声入耳;海腥味、家禽味、果蔬味、油烟味,噢,还有人情味,味味入鼻。这个看似普通的地方,“上演”的不过是寻常生活,但只要深入其中,就会发现那里藏着最动人的年味。

## 过年围炉

□傅建春

“围炉起新鼎,排新碗新箸”是闽南地区的一个过年习俗,已经传承了八百多年。依循年俗,临近年兜,几乎每家每户都要为围炉忙碌一番。就像我过年前几乎都得天天往菜市场跑,只为挑选合心意的食材。但是左挑右重,还是很难找到过去老乡自家养的土鸡土鸭。那种家养的鸡鸭是烹制“三杯鸡”、酱鸭、吊汤的绝佳之选,也是我家做围炉大菜的首选。

记得有一年除夕将至,我本想给围炉餐桌增加一些新菜,比如买个猪蹄子做一道糖醋白云蹄。谁料肉摊的猪脚从猪大腿根部连带一大块肉,圆滚滚好似大圆宝,估计是有八九斤重,算上额外加价,没一二百块根本拿不下来。关键是制作“白云蹄”仅需蹄路上的一小块肉,其余的部分实属多余。一直寻找未果,最后我只得作罢,仅买一些品质不错的猪肉来将就。

或许是看长辈们每年都为围炉备菜

忙得团团转。去年,晚辈们提议过年围炉吃火锅就好,简单又热闹。为了满足年轻人的愿望,我与老伴欣然应允,但老人家都不喜麻辣,清汤锅便成了火锅的主打汤底。正巧离家不远的商品街新开了一家售卖火锅食材的小店,里头不仅有卖电火锅、单锅、烧烤炉、烤架等围炉器具,火锅底料、涮品也不下五十个品种。我和女儿便结伴一起去买食材,我俩在展示柜、冰柜和真空包装陈列货架上尽情挑选,又体验了一回买年货的乐趣。

煮火锅,汤头至关重要。闽南人煮汤讲究一个“鲜”字,因此我在炖猪骨汤时,特地添加一些火腿、鸡架,慢火炖成的汤清而不腻,正好适宜涮牛羊肉与青菜。围炉“涮锅”是省时又便捷的,呛鼻的油烟也少了许多。南方人吃火锅比较简单,汤里放入几小篓菜叶,两碗丸子就可以开始涮煮,连蘸料也极为省事,几滴生油加

几滴麻油即可,但围炉氛围依旧热火朝天。看着一家老小吃得不亦乐乎,我想不拘泥于传统,换个新方式围炉吃年夜饭,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不同于北方人过年要包饺子,我家过年围炉准备的主食,不仅有一大锅寓意“年年有余”的大米饭,还有一些“笑开花”的红糖馒头。一般是到了除夕这天,我才会把提前发的老面团拿出来,用手轻轻一掰,若是面丝犹如蚕丝般纤细,就可以往里面放一些碱进行揉面了。过年讲究喜庆,我总会在揉好面后,用刀在面团上划几下。之后大火蒸半个小时,红糖馒



头定能“笑颜如花”,模样与碗糕一样讨人喜欢。

“老爸,今年的馒头‘笑’得真好看!”第一笼红糖馒头才出锅,女儿忍不住拿起来一个来尝。听到夸奖,凑近瞧一眼她手里“咧嘴笑”的大馒头,我不禁也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。

### 巧用标点

有个人在朋友家连续留宿多天。朋友见他一直不走,心里不高兴,又不好当面说,只得留下一张字条,上面写道:“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。”虽然没有加一个标点符号,但朋友想要表达的意思是:“下雨,天留客;天留,我不留!”这个人看到字条后,拿笔在这句话上加了几个标点符号,朋友回来一看,上面的句子变成:“下雨天,留客天,留我不留!”

### 写名字

一年级有位同学叫“吕品品”。开学第一天,老师让大家在本子上写下自己的名字。吕品品奋笔疾书,同桌好奇地看了一眼,惊讶地问:“你为什么要在本子上画格子?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